

劉立凱
王真 著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
中國工人運動

工人出版社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 中國工人運動

劉立凱 王 真著

工 人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小冊子簡要地敘述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出現和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形成。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舉行了政治大罷工。“五四”運動促進了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準備。自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工人階級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罷工運動的高潮，推動了民族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進行了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本書敘述的中國工人階級這些英勇鬥爭的光輝事實，無可置疑地證明了中國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動力和領導力量。

〔1257〕本書字數：40,000字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工人運動

著 者 劉立凱 王 真

出版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北新橋駱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工人出版社印刷廠

1—50,084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前言

這本小冊子，是由我們以前在『學習』雜誌上發表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情況』和『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的工人運動』兩篇文章合成的。此次出版，在史料方面作了個別地方的補充和訂正，並且還加了章節標題。特此說明。

劉立凱
王真

一九五三，七，十七

目 錄

一	中國工人階級的產生、發展和『五四』運動時期的罷工鬥爭		一
(一)	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和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一
(二)	中國工人數目及其集中的情況		六
(三)	中國工人階級遭受壓迫的情況和初期的罷工鬥爭		一〇
(四)	『五四』運動中的政治罷工		一四
二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一九二三年的工人運動		一六
(一)	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成立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		一九
(二)	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的第一次罷工高潮		二一
三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		三三
(一)	工人階級和其他民主力量革命聯盟的形成， 工人運動的發展和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		三三
(二)	『五卅』運動，香港廣州工人大罷工和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		三七

(三)	北伐戰爭時的工人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起義.....	吳
(四)	國民黨反動派對工人運動的摧殘和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	蕭

一 中國工人階級的產生、發展和「五四」運動時期的罷工鬥爭

(一) 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和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中國最早的現代產業工人，是產生於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企業裏。遠在中英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年）規定五口『通商』後不久，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就在中國建立了他們的近代企業。那時資本主義經濟侵略是以商品輸出爲其主要形態，所以他們在中國首先經營的企業也是運輸商品的航業。與此相伴隨，他們在中國南方海岸的城市進行了開闢商港、建設商港市政、修建貨棧等活動。例如，當時英國資本主義侵略者曾在廣州招募華工到沿廣州、香港、澳門航行的英國輪船上去工作；同一時期，英人柯拜在黃埔建立船塢，以修理船隻。在這些企業中，出現了第一批現代的中國產業工人。咸豐年間（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年）廣州出現了中國最早的搬運工人的組織——廣州打包工人聯合會。一八五八年，在反對英法侵略軍佔領廣州城的鬥爭中，有兩萬多香港的市政工人和搬運工人及其他爲英帝國主義服役的人民罷工回廣州來。這次罷工，是中國工人反對帝國主義的最早一次規模較大的罷工。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中國幾個封建官僚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創辦了

一些軍火企業。這些企業，以其所有權和經營方式來說，就是當時所說的『官辦』企業。從八十年代起，除繼續進行官辦的軍火企業外，又有『官辦』和『官商合辦』的輕工業，如縐絲、紡織、織呢、製麻、造紙、製造火柴等。總計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到十九世紀末這三十多年中，即所謂『洋務運動』期中，前後所辦的企業，共有四十幾個。中國較老的一批工人，就是在這些企業中發展起來的。這些企業中的技術工人一部分是從香港及廣州招來的，其中簡單勞動者一部分是由湘軍弁兵充任。這四十幾個企業，由於封建統治階級的腐化，大多是時辦時停，以至完全停頓。能够延續下來的，只有十幾個，如江南造船所、福州船政局、漢陽兵工廠、開灤礦務局、招商局等等。

同一時期，帝國主義的在華企業，更有了進一步的擴展。以航業來說，英帝國主義的兩大輪船公司——太古、怡和（人們通常是以其最大的股東的原公司這樣稱呼它），就是在這個時期內成立的。太古輪船公司成立於一八六七年，怡和輪船公司成立於一八七七年。這時英帝國主義充分利用了天津條約中關於內河航行權的規定，幾乎獨霸了中國沿海及內河的航運，並用減低運費的手段來抵制中國的招商局，幾乎把招商局擠垮。同一時期，帝國主義各國（英、法、德、意等國）還在中國非法地創立了若干新式工廠：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英人在上海設立耶松船廠，製造船舶所用的機器及修理輪船；從一八六三年起，帝俄即開始經營黑龍江漠河金礦；一八七二年，創辦上海『申報』的英人美查會兼營新式印刷工業及火柴廠；一八七八年，法商在上海設立寶昌縐絲廠，英商

怡和洋行及意商也曾在中國經營繅絲工業；一八八六年，德人在上海設立正裕麵粉廠。不過，這些企業，一般說來，規模是不大的，如一八六五年李鴻章曾收買了外人在上海所辦的一個最大機器鐵廠，全部資產值銀還不到四萬兩。

在這同一時期，不是官辦而是中國商人自辦的企業也開始建立起來：如一八六一年，福州開辦了三個機械製茶廠；一八六二年，上海洪盛米號開始用機器碾米；一八八〇年，廣東已有了機器繅絲廠；一八八二年，上海會有私商設立機器造紙廠等等。這些零星的私人企業，規模也都很小。

總結這一時期，無論外國資本家在中國境內所辦的企業，或洋務運動中封建官僚們所辦的企業，規模與數量都是不大的；私人資本企業，更是微不足道。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在這一時期，發展也是不大的。

自十九世紀末葉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止，這一時期，世界資本主義已進到帝國主義階段，它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從以商品輸出為主轉變到以資本輸出為主；馬關條約的訂定，更給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立工廠以『合法』的保障。因此，在這一時期，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企業，除航業繼續擴張外，在鐵路建築業、礦山開採業、工廠企業三個主要企業部門都有了新的擴展。以鐵路建築業來說，一九一三年，中國境內的鐵路已有一〇、九四四公里，我國現有鐵路的若干幹線，大部分已在此時完成。這些鐵路，絕大多數是帝國主義投資建築的。以工廠企業來說，在一九一三年，帝國主義在華工廠總數達

一百六十六個。這年中國境內的紡織廠共有紗錠九八二、八一二枚（差不多爲一八九〇年紗錠數一一四、七一二枚的九倍），其中英日的紗錠合計即佔三分之一；織機九、三八九架（差不多爲一八九〇年織機數一、六一二架的六倍），其中英日的織機合計約佔一半。同年中國境內共有新式煤礦二十幾個，共產煤七、五九七、五七一噸，其中年產煤在十萬噸以上的大煤礦即有十一處；這些煤礦大部分爲帝國主義投資所經營。這期間，中國民族工業也有若干發展，尤其是輕工業。如以工廠企業爲例，據那時北京政府農商部的統計，完全中國自營的有七個以上工人做工的工廠，在一九一三年有二一、七五四個，工廠工人總數爲六五六、七二三人。總之，在這一時期，中國工人階級在帝國主義在華企業中和在中國民族工業中同時獲得了發展，尤其是在帝國主義在華企業中獲得了更大的發展。

自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開始以後，是所謂中國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以重工業來說，新式舊式煤礦合計煤產額一九一三年共爲一三、三七九、〇〇七噸，到一九一九年則爲二〇、〇五四、五三一噸，即增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九；鐵礦砂一九一三年產額爲九五九、七一一噸，到一九一九年爲一、八六一、二三〇噸，即增到百分之一百九十三；鐵產額一九一三年爲二五六、五一三噸，到一九一九年爲四四六、五八八噸，即增到百分之一百七十四。以輕工業來說，紡紗業一九一三年紗錠數爲六五一、六七六枚，到一九一九年爲一、一七三、〇一二枚，即增到百分之一百八十；廠絲一九一三年出口

額爲七〇、一五〇担，到一九一九年爲一一八、〇二八担，即增到百分之一百六十八。以運輸業來說，輪船噸數一九一三年爲一三三、二二三噸，到一九一九年爲二八七、五九二噸，即增到百分之二百一十五。（上列煤鐵數字包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企业在內。）

與中國民族資本獲得發展的同時，由於西歐英、法、德等帝國主義陷入大戰漩渦，無暇東顧，日本帝國主義便乘機擴大它在中國的市場。從前德帝國主義在青島所設的工廠，這時全爲日本帝國主義所佔有。據一九二一年日本帝國主義所發表之山東中外工廠詳細調查，日廠有一百三十九家，而中國工廠僅九十三家。這一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的企業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如以紡織業爲例，日商紗錠數在一九一三年爲二三、四四八枚，至一九一九年爲四四五、六四〇枚，即增到百分之一百九十；織機數在一九一三年爲三、五四六架，至一九一九年爲四、三四六架，即增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二。以礦業爲例，僅就撫順煤礦來說，一九一三年產煤二、一七九、二〇二噸，至一九一九年產煤二、九二八、七九二噸，即增到百分之一百三十四。其次，美帝國主義也擴大了在中國的市場，如它對中國的貿易額，一九一八年爲一九一二年的百分之一百九十。至於西歐各帝國主義雖然受大戰的影響，但有的國家在中國的企業也還有相當的發展。如英帝國主義在中國沿海及內河的航業，也還始終保持着它過去的第一位的地位；它在中國紡織業的紗錠數，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九年，由九七、六八八枚增到一五三、三二〇枚，即增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六；織機數由一、二一〇架增到一、九〇〇架，即增到

百分之一百五十七。

總觀以上所述，可知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是中國境內工業空前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工人階級獲得了新的發展和壯大的時期。中國資產階級，雖然也在這一時期獲得了新的發展，但是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資產階級却不是如西歐資本主義各國那樣平行發展的。因為中國工人階級同時又是在帝國主義在華企業中作為帝國主義的反對力量而長大起來的。這說明了中國工人階級的社會基礎與社會力量較之中國資產階級更為廣大。

（二）中國工人數目及其集中的情況

中國工人的數目，在一九一九年即『五四』運動這一年前後，有些企業部門雖有統計，但很不完備，如工廠工人數、鐵路郵電工人數。有些企業部門據我們手頭所有材料來看，是沒有統計的，如海員數、碼頭工人數、帝國主義在華企業的工人數。因此我們不僅無法知道那時中國工人的確實數目，而且也很難估計一個極其近似的數目。現在只能將幾項不完善不完全的統計及幾項沒有統計的企業工人數目的估計分別列出。

甲、幾項不完備的統計：

一、中國鐵路郵電工人約二十萬人。據當時的北京政府『交通部圖表彙編』所載：一九一九年，中國鐵路工人為一二五、一九八人，而滇越、南滿、中東、九龍等四路未統計在內。又據較後的交通部鐵路會計總報告，此四路在一九二四年共有工人四〇、二

五七人。一九一九年時，此四路工人數與此數不會有大的差別。這樣，中國鐵路工人共計一六五、四五五人。『交通部圖表彙編』又載：一九一九年，中國郵電工人爲二九、九三四人。這樣，則一九一九年中國鐵路郵電工人總數爲一九五、三八九人，即近二十萬人。

二、工廠工人，約一百一十一萬人。據當時的北京政府農商部統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二年即一九一五年，全中國各省的工廠和中央官廳直轄的工廠之工人總數（帝國主義在中國所辦的工廠裏的中國工人未統計在內）爲六七一、五四四人，但這一年還缺雲南省和綏遠特別區的統計。據該統計，一九一五年的前一年即一九一四年，雲南工人數爲三、八三九人；綏遠在一九一五年的後一年即一九一六年，工人數爲二百七十九人。今將這兩個數字加入上述一九一五年的工人總數內，則一九一五年中國工廠工人爲六七五、六六二人，即近六十八萬人。農商部的統計，到後來，因統治階級內部紛爭加劇，缺乏統計的省份逐漸加多。一九一九年的統計少十二個省和一個特別區，故不能以該年的統計來代表那時工人的實際數目。根據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如上所述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一九年，中國工廠企業增加了將近一倍）來講，一九一九年中國工廠工人數當已遠不止一九一五年的六十八萬人的數目。如以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歷年統計完全地區的工廠（如京兆特別區及直隸、吉林、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安徽、陝西等八省境內的工廠）及中央官廳直轄工廠的工人增長指數去推算一九一九年缺乏統計的地方工廠（如奉天、黑龍江、江西、湖北、湖南、甘肅、

新疆、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十二省及綏遠特別區境內的工廠）的工人數而補充上去，則一九一九年中國工廠工人總數約有一百一十一萬人。

乙、幾項沒有統計的企業工人數目的估計：

一、礦山工人：據北京政府實業部地質調查所的估計，一九二七年礦山工人爲八七二、二五〇人。按一九二七年各種礦業生產，較之一九一九年，有的略爲增高，如煤產額約增高到百分之一百一十；有的反而減低，如鐵礦砂產額約減低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所以這裏所舉一九二七年的礦山工人數字，當與『五四』時期礦山工人的數字相差不遠。（農商部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雖有礦工數字統計，因其太不可靠，故未採用。）

二、海員工人：據鄧中夏同志『我們的力量』一文（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出版『中國工人』第二期）說，中國海員工人爲十五萬。（按北京政府『交通部圖表彙編』所載，一九一九年中國輪船噸數爲二八七、五九二噸。帝國主義在華輪船噸數，據國民黨政府交通部和鐵道部所編『交通史航政編』所載，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之不完全統計爲三十五萬四千餘噸。按現在中國輪船噸數與海員人數之比例估計，上列海員數目實屬最低數。）

三、帝國主義在華企業的工人：帝國主義企業裏的工人，因爲沒有找到中國官私兩方面的記載，現在僅就與這方面有關的數字略舉一二，以供參考。一九二五年香港廣州大罷工時，據鄧中夏同志所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所載，當時回廣州的工人共二十五

萬；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時，據六月十三日上海總工會報告，上海英日帝國主義企業中罷工人數共計十三萬六千餘人，即近十四萬人。這就是說，這兩處合計至少是二十九萬人。以『五四』時期至一九二五年帝國主義在華企業並無大的發展情況來說，一九一九年香港和上海的帝國主義企業的工人數字，當不會小於這個數目。（在上述鐵路工人和礦山工人總數中，有大部分工人是在帝國主義經營的鐵路和礦山企業裏作工的，這已經包括在上述鐵路工人和礦山工人的統計數字以內。至於帝國主義在天津、青島、南京、武漢、東北各地所辦的工廠中作工的自然還有大量的中國工人，因為沒有找到材料我們無法統計在內。）

四、搬運工人：在中國各大都市有大批搬運工人；據英文『中國年鑑』的推算，僅搬運工人中的碼頭工人就有三十萬人。按現在鐵路工人與海員二者跟搬運工人的比例來推算，上列數目是個最低數。

總括上面幾項不完全的統計和估計，一九一九年即『五四』運動時期，中國工人總數約為三百萬人。

上列工人數目中，有一部分不是產業工人（如香港廣州大罷工及『五卅』時上海大罷工的工人中有一些是洋行店員及在外人家庭中作雜務的），也有小部分重複的地方（如香港廣州大罷工及『五卅』時上海罷工的工人中有一部分是海員和碼頭搬運工人，這與十五萬海員及三十萬碼頭工人數目一部分是重複的，但這個數目很小，如上海『五

卅』罷工海員及碼頭工人僅七千人），但是因爲有一部分帝國主義工廠中的工人未統計在內，加上上列有些數目是最低的估計，所以上列三百萬工人可以說是比較接近實際的數目。

當時中國工人集中的程度也是相當大的。以地區來說，天津、青島、上海、武漢等工業集中的大都市，都集中有十萬至數十萬以上的工人。以企業類別來說，鐵路、礦山、航運、造船、紡織等企業中都是較多工人集中的部門；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帝國主義企業中。至於本國資本的工廠，雖然小型的很多，但也有好些大規模的工廠，僅就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農商部十三個省份的統計，五百個工人以上的工廠就有一百四十四個，一千個工人以上的工廠就有二十九個，而紡織工廠和造船工廠有些是在數千工人以上，甚至有的超過一萬人。

總觀以上所述，可知中國工人階級按照他們在全國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來說人數雖然不多，但它很集中，這就使它在中國革命中能够具有強大的戰鬥力。

（三）中國工人階級遭受壓迫的情況和初期的罷工鬥爭

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是極端痛苦的，因爲它遭受着三重壓迫，即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中國封建勢力的壓迫。即使在中國的新式企業中，也還存在着很厚的封建剝削。例如在一般工廠中施行包工制度，由大工頭向資本家包定一定工作，再

由大工頭轉包給小工頭，工人受層層盤剝，侮辱與壓迫，遭受工頭毆打、罰款等種種不堪忍受的待遇。又如在一概工廠通行的封建剝削性質的學徒制度，使學徒受到很大痛苦。（從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以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學徒制，雖然還沒有完全取消，但是它的性質已經在逐漸改變。在私營企業中的學徒，已有人民政府的法令和工會組織來保障學徒的人權及其生活上的福利。）其次有所謂包身工的工人，他們是由包工老闆以包身契約的形式向青年工人的父母包定的。如以上海的包身工為例，包身的期限一般是三年；在這期間，生死疾病父母不能過問。他們的身體屬於包工老闆，他們根本沒有『做工』或『不做工』的自由，沒有同一般人接觸的自由。他們每天所吃的是兩粥一飯，裏面只有較少的秈米、鍋巴、碎米和着好多農村餵豬用的渣滓。即使他們生了病，老闆也要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迫他們做工。這種生活簡直是奴隸生活！一般廠礦安全設備之壞，也是駭人聽聞的。如以安源礦井為例，該礦井常常有倒塌、穿水、起火、的嚴重事故發生，『早晨有人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工人常常被壓死、燒死或淹死。一個死者的代價是十六元錢的『安葬費』，而當時一匹馬的價格則是六十元。所以遇有事故發生，礦方救馬忙於救人。工人生活條件，極其惡劣，一個小房間住五六十人，害了病無醫藥治療，冬季三九天氣還身穿破爛單衣。他們的痛苦實在是說不完的。

中國工人的工資是很低的。『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工人的一般工資，每日不過二角至三四角銀元，最低的每日竟只有掙幾分錢的（如工廠女工和童工）。即按一般工資來